



《银翼杀手2049》(Blade Runner 2049, 2017)刚刚在中国上映。这部被中外同时寄予厚望的影片，也再次让菲利普·迪克(Philip K. Dick, 1928~1982)和他的科幻小说回到公众的视野。

银翼杀手2049：再次关注迪克的科幻小说

□ 江晓原

前一部《银翼杀手》(1982)上映之初，票房惨淡恶评如潮，但20年后它的声誉却扶摇直上，成为科幻影片中的无上经典，在2004年英国《卫报》组织60位科学家评选的“历史上的十大优秀科幻影片”中，它竟以绝对优势排名第一。此次新片《银翼杀手2049》，就是接着《银翼杀手》中假想的2019年故事，讲30年之后的故事。

《银翼杀手》改编自菲利普·迪克的小说《仿生人会梦见电子羊吗?》(Do Androids Dream of Electric Sheep?),改编时从别处买了一个标题Blade Runner的使用权。按照字面意思，这个片名应该译成《刀锋行者》，现在常用的中译名《银翼杀手》据说来自台湾，显然不是确切的翻译。不过既已广为

流行，也就约定俗成了。《银翼杀手2049》的上映当然又让迪克的小说重回公众视野。

其实，出了科幻的小圈子，迪克在中国公众中的知名度并不高。在科幻界，有人将迪克比作莎士比亚，比作金庸，但这样的比喻并不能准确反映迪克的成就和特点。如果仅从生平际遇来说，将迪克比作梵高倒还合适。

早产儿迪克出生在一个糟糕的美国家庭。出生三周，他的孪生妹妹就因电热毯烧伤而死于襁褓之中。他5岁时父母发生争执，其母拒绝随他父亲赴任，决定独自抚养迪克。迪克小学时经常逃课，成绩平庸，和写作有关的课程只能得最低的及格成绩C。他进过大学，念德语专业，但很快就辍学了。此后

当过一个音乐节目的DJ，1952年他售出了第一篇小说，于是开始了全职写作——估计是被迫的，因为他找不到固定工作。1950年代他贫困潦倒，甚至缴纳不了因在图书馆借书逾期而产生的罚款。

1963年迪克因长篇小说《高堡奇人》得了雨果奖的最佳小说奖，这虽是科幻界的大奖，但科幻本身仍是相当边缘的，迪克的小说仍然只能在廉价出版社出版。1960年代迪克还因参与反越战活动而被联邦调查局监控。

迪克结过5次婚，全都以离婚收场。他终身患病交加，酗酒、吸毒、欠债。科幻作家海因莱因爱其才，不时帮助他，有一次迪克欠缴税额颇大，束手无策，海因莱因帮他缴了税，让他感激涕零。

1982年，53岁的迪克在贫病中死去，他父亲白发人送黑发人，将他葬在天折的孪生妹妹一旁。遗憾的是，迪克明明已经熬到了时来运转的门口——这年第一部据他的小说改编的电影《银翼杀手》上映了。据说迪克看到了影片的半成品，但没能看到影片的上映，更没有想到它会变成科幻电影中的无上经典。

迪克留下的小说，在他身后成为科幻电影界的宠儿，迄今至少已被改编成了13部影视作品，开列如下：
《仿生人会梦见电子羊吗?》→《银翼杀手》(1982)

《全面回忆》→《宇宙威龙》(1990)

《第二代》→《异形终结》(1995)
《少数派报告》→《少数派报

告》(2002)
《冒名顶替》→《冒名顶替》(2003)

《空头支票》→《记忆裂痕》(2003)

《黑暗扫描仪》→《黑暗扫描仪》(2006)

《企人》→《遇见未来》(2007)

《规划小组》→《命运规划局》(2010)

《全面回忆》→《全面回忆》(2012)

《高堡奇人》→《高堡奇人》(剧集，2015~)

迪克的短篇小说→《电子梦：菲利普·迪克的世界》(剧集，2017~)

《仿生人会梦见电子羊吗?》→《银翼杀手2049》(2017)

总体而言，迪克的作品胜在思想性。他没有受完大学教育，他的知识背景杂学旁收，这倒成了他的优点。但平心而论，他的作品语言偏于枯涩，场景通常残破暗淡，不易产生阅读快感。他生前潦倒或许也与此有关。

2017年已经不是1982年了，人工智能如今正炙手可热，《银翼杀手2049》也不想重复当年《银翼杀手》上映时票房惨淡恶评如潮的遭遇，它似乎将主题更集中到了人类与自己的造物物之间的斗争上。事实上，整个《银翼杀手》的故事，就是人类和人工智能之间相爱相杀的故事。问题是，既然会如此相爱相杀，为什么还要不顾一切地研发人工智能呢?

(作者系上海交通大学讲席教授、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院长。)



长城如练 刘咏梅 摄

我以诗作话蓝天

□ 苏青

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举国欢庆，全球瞩目。唯一遗憾的是，大会期间，北京的天空没有出现每逢重大会议、活动通常都会拥有的“会议蓝”。而会后连续多天的雾霾天气，再次引起人们热议。十九大报告提出的“建设美丽中国，为人民创造良好生产生活环境，为全球生态安全作出贡献”宣言，成为广大人民热切期盼、美好愿景。

自工业文明以来，“雾霾”就与人们生活如影相伴。在中国，“雾霾”成为年度关键词，则是2013年的事情。这一年的二月份，曾有4次雾霾过程笼罩全国，北京则更是仅有5天没有雾霾。今年秋天，我曾激情地填写过一首《渔家傲·秋霜》：“雾罩京城风味异，久居鲍肆应在意。十面霾伏如潮起，千瘁里，遮天掩日口鼻闭。浊眼一双搜半里，潸然涕下逃无计，咳抚肺喉生满地。齐努力，何时能享净空气?”

2014年1月4日，国家减灾办、民政部首次将危害健康的雾霾天气纳入2013年自然灾害通报。次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北京，强调要加大对雾霾的综合治理，加强环境执法监管，认真进行责任追究。自此，全国“蓝天保卫战”第一枪终于打响，雾霾治理开始日见成效。无霾的日子，确实令人神清气爽、心旷神怡。一天雨后，北京霾散云开，天空湛蓝，鳞云密布，煞是好看，不由即兴口占一首《雨后》：“雨后京城气象新，霾散天蓝鲤鱼鳞。心随物变精神爽，满目美景一身轻。”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召开后，“绿色”成为五大发展理念之一，加强生态文明建设首度写入国家五年规划。时任环保部部长陈吉宁表示，为完成“十三五”规划提出的“生态环境要总体改善”目标，将从改革环境保护制度入手，着力提升环境治理能力。自此，我国环保治理开启“最严时代”，“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开始生根落地。据北京市环保局通报，2015年北京蓝天数较上年多14天，2016年PM2.5年均浓度较2015年下降9.9%，为近三年降幅最大。尽管2016年北京PM2.5年均浓度仍然超过国家标准109%，但2017年北京空气质量已明显感觉好转。

十九大结束后，10月28日至11月1日，北京空气质量连续5天优良，兴奋之余，草就《蓝天三部曲》，以表祝贺和祈愿：“蓝天一日已稀奇，接二连三直称奇。祝愿天蓝成常态，京蓝如布织新衣。长城如练舞彩峰，山新水秀诗意浓。天时地利人和谐，除霾如今非独风。京城蓝天净无沙，地阔云轻浪无涯。若扫人间尘露塔，风清气正乐万家。”

十九大将“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作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之一，强调“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要求“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坚定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我相信，未来北京天将更蓝，水将更绿，生活品质将更美好。正可谓：“调墨需用清河水，好诗待对蓝天吟。”

(作者为中国科技馆党委书记、副馆长)



上图：作者留影于恩格斯家的纺织厂，这里现在是乌伯塔尔市纺织博物馆。中图：恩格斯家纺织厂大门对面墙上的巨幅照片。下图：行驶在乌伯河上的悬挂电车。

再说马可·波罗的故居

□ 金涛

马可·波罗的故居在他的故乡威尼斯，这当然是肯定的。然而这位大旅行家卒于1324年，相当于中国元朝泰定元年，距今差不多7个世纪了。即便当年马可·波罗是位有地位的富商，他的府邸建筑牢固，谁能保证能否抵挡700年的风雨侵蚀。何况700年的漫长岁月，发生了多少天灾人祸呢!

西班牙历史学家阿道弗·莫雷诺著《马克·波罗旅行记》(中译本更名《百万之家——马克·波罗的生平和游历》，屈瑞译，顾文波校，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12月)中明确指出：马可·波罗1298年从热那亚获释回到故乡后，被任命为威尼斯共和国参议会的议员，他结婚成家，生了三个女儿，并重操旧业，继续经商。书中还言之凿凿地告诉读者：“马可·波罗的故居座落在利亚尔多的商业闹市区，离那座同名的桥梁不远，在圣赫奥瓦尼·克利索多麦教堂旁边。”并说：1324年，马可·波罗在“他诞生的这座房子里逝世”。看来这是他们自家的老宅，很有年头了。

1998年9月26日至10月25日，在北京举办了一个“马可·波罗展览”，由瑞士信贷银行与首都博物馆合作主办。展出的许多与马可·波罗有关的彩画，《马可·波罗游记》的各种版本，以及那个时代的稀有历史文物和生活器具，使人们对于这位西方中世纪的大旅行家有了更加直观的全面了解。

我很感兴趣的是展出了一幅十分精细的美术作品，画面是连在一起高低参差的楼房(见图1)，均为5层，正面的楼房第三层阳台，饰有菱形的冠以十字架的窗户，似乎是主人的起居室。中间耸立的方建筑很似碉楼，顶上四面为开敞的窗子，可以远眺。楼房拐角处形成一个院落，可以看见右侧植有几棵大树，还有四个或站或坐的男人和女人。这幅画的下方有一行说明词是值得注意的。

Pauthier 收录的马可·波罗在威尼斯的住宅。事实上Pauthier弄错了，因为那时这位伟大旅行家的故宅早已不存在了。(见所著《马可波罗的生活》一书的封面，作品为铜雕)

我们不知道这段话的出处，也不知道这幅铜雕画的详情，但是有一个信息不容忽视，那就是“这位伟大旅行家的故宅早已不存在了”。可是Pauthier 在他所著《马可·波罗的生活》一书中，将这幅铜雕画作为封面，并标明画的内容是马可·波罗在威尼斯的住宅。

这个说法是否可信，究竟谁对谁错?这是一个只有实地考察才能探明的学术问题。老汉不能飞到威尼斯，只能用老办法通过手机微信向远在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留学的李逸凡求教了。

李逸凡在那里学习西方古典文学，会意大利文，还在学拉丁语和古希腊语。上次，我是通过



图四



图五



图一



图三



图二

吴岩和他联系的，他是在威尼斯找到马可波罗故居的踪迹，并且传来他拍摄的照片(参见《来自马可波罗故乡的消息》，载于《科普时报》2017.10.13,第5版)。这一次，我希望他能提供更加详细的资料，以获得有关故居的近况。

热情的李逸凡很快给我回复，并且传来多幅照片，综合他陆续发来的信息，大体可以归纳如下：

现在威尼斯这个“马可·波罗的故居”就是一个位置，意思是当年这里是马可·波罗故居所在地，但是老房子在1597年因火灾被毁。后来过了很久，几经变迁，在原址上新建了一座歌剧院，歌剧院以Maria Malibran命名，她是一位生活在19世纪初的女高音歌唱家。马可·波罗故居现在所能看到的残存的遗迹在Corte Secondary Mil-

ion。这是一个连接入口到剧院的庭院(见图2)。庭院的格局如果对照Pauthier的铜雕画(即图1)，是颇为相似的，特别是楼上窗户的造型(见图3)。我以为，这幅铜雕画并非凭空想像，而是实地观察后创作的。但画家忽略了老屋早已毁掉，这不过是旧址上盖起的房子。

另外，入口处墙上，由威尼斯政府于1871年颁布的铭文，标明了这里确为马可·波罗故居遗址，这是最权威的证据。铭文全文如下(见图4)：

这里原来是马可·波罗的家，马可·波罗旅行到亚洲最远国度并描述了它。

威尼斯政府 1871年

很感谢李逸凡发来的照片(见图5)，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正面和门前的水道了。(本文照片除图1外，均为李逸凡提供)

工业文化遗产：人类文明的新话题(4)

恩格斯故居的后院

□ 程萍

然。”管理员取出钥匙，带着我们朝故居背后那座房子走去。打开房门的一瞬间，我突然醒悟：这是恩格斯家的纺织厂!中国人都知道，恩格斯的父亲是一位工厂主，他本人也曾经经商。就是靠比较充裕的经济收入，恩格斯才有能力资助马克思的革命和写作。

恩格斯家的纺织厂看上去不大，却是当地最大的企业之一。停产之后，被乌伯塔尔市政府收购，成为当地的纺织博物馆。博物馆内保留了当年生产时的情景，所有机器都能够运转。管理员合上电闸，立刻马达轰鸣，震耳欲聋，仿佛把我们带回工业革命年代。管理员边走边讲解各种机器的功能，在一架机器旁，她停下来，演示线子的编制过程。随着机器的运转，美丽的黑白红三色线子缓缓织出。管理员截下一段，系在我手腕上。还真漂亮呢!她说：博物馆不赚钱，由当地政府补贴，主要是为市民提供公共文化服务。当地的中小学经常组织学生来这里学习历史知识，了解工业文明发展的历程。

在中国，恩格斯是家喻户晓的革命导师，恩格斯家乡乌伯塔尔市的名字却鲜为人知。德国访学期间，拜访马克思恩格斯故居是我的一个心愿。秋天里，一个阳光灿烂的周末，我和约好的几位中国留学生一起买了周末5人票，来到乌伯塔尔。

恩格斯故居不大，一座四层巴洛克风格的灰色小楼建于1775年，白色门窗外，打开着绿色折叠遮阳板，既实用又散发出典雅的装饰艺术气息，像大多数德国中产阶级家庭一样，显得殷实与稳重。故居中最让我感到亲切的是书桌上不同版本的中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和《列宁全集》，二楼橱柜中摆放着两套中国明朝时期的瓷器。客厅和餐厅的油画，几乎都是乡村风景，主人一定非常留恋普鲁士时代家族的辉煌历史和乡村恬静的生活。

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并不是这座图片上经常看到的故居，而是故居的背后。秋阳中，我们在故居居后的咖啡吧坐下小憩，顾盼间，发现故居背后还有一座二层小楼。我随口问管理员：“那是什么?”“你想看吗?”“当

公路的方案，找到市民共识的理想方案——沿着乌伯河建造高架铁轨，把电车悬挂起来，既不占用土地，又可以连接城市大部分地区，还可以观赏沿途风光。

对这样有创意的工业杰作，不能不体验一把。列车每五分钟一趟，我们买了车票登上列车，体验在城市半空穿梭“飞翔”的感觉。站在驾驶室后面的玻璃窗后看前面的铁轨，有点儿像坐过山车。电车时而在郊外飞驰，大地在脚下掠过；时而在乌伯河上疾行，河水在车窗下闪闪发光；时而穿过繁华的街市，从车窗俯瞰人们匆忙的身影，恍若置身世事之外；时而停在高架的站台上，欣赏乘客走在不同建筑风格的台阶上……一切都是那么自然得体，与城市建设相得益彰。这架古老的悬挂铁路轨道长13.3公里，2004年，在保持历史工艺的基础上，对其支撑架进行了延伸加固，同时对车站进行了现代化改建。

在德国，像乌伯塔尔这样有特色的工业城市很多。如果你关注世界文化遗产，被列入世界级珍宝的古城威尼斯及其拉默尔斯贝格铜矿，令人流连忘返。那里著名的“巫婆”玩偶和故事，让这个古城充满神秘。下期再谈。

(作者系国家行政学院教授)

